

歲乃命其婿主其貨作遺書付之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及其子長成乃許于官時張忠定為郡守閱遺書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真智人也為其子勿故作此計使汝勤加撫育耳苟或不然其子不免死於汝手乃命以七與子以三與婿二皆泣謝而去嗚呼以此婿而望嵩山則嵩山脚踏賣處固已遠在天上安得不為神仙以此婿而求之他則此婿一折而伏尚為知義豈不愈於狼戾不情不足倚伏者乎其望嵩山九天遠矣

贊曰

古有太宗 輯正昭穆 姬典之訓  
亦聯宗族 後世義聚 重其親睦  
聖如周公 問于二叔 長舌論言

慘彼孽毒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四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五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廉四

侵人所愛

傳曰許真君在世日嘗於南昌誅一蛇精道侶願從者無慮千數真君止選素所知者三百人與之偕行既而夜宿山下又慮其修行無力因向火取三百塊炭變為三百美人遣令試之及明驗視惟吳猛施道一二人衣無炭跡餘二百九十八人皆是與炭合者當其合時豈不人人視為一美婦人安知特一塊炭乎大抵皆慾習未斷易至如是况不知修行者乎昔陶穀奉使江南崖岸高古風采凜然雖燕談未嘗啓齒韓熙載謂所親曰吾觀是人初非端士其守可隱當令諸公一笑乃選名妓得秦弱蘭者衣以弊衣使詐為驛子之女旦暮擁帚掃灑驛庭弱蘭有絕色陶為之動遂失謹獨之戒因作郵亭詞數闕使弱蘭歌之後數日李主大張燕以巨鍾酌公公嚴毅如初於是出弱蘭使歌所贈詞以侑之

穀乃大漸竟至醉吐茵席李主自此待之薄矣及歸朝廷已知不復任用文潞公在蜀頗多燕集有飛語聞適御史何聖從名郊謁告歸蜀生因令密訪其事郊將覺境錄公為之懼張少愚名命白公曰聖從之來亦不足慮前任漢州適同郡會有管妓善舞聖從愛之至問之姓妓曰妾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也俞即取其項帕題詩其上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因命其妓作竹枝詩歌之聖從為之大醉此可以見其守也公曰姑密之及聖從至果自嚴重潞公宴之因迎其妓雜府妓中使歌少愚之詩以侑之聖從亦為之醉既而喧傳遂達聖聽及歸不復引見潞公之誇由是遂息嗚呼陶穀固無所守聖從素稱方直奚亦爾耶大抵形之于言即是已動于中矣豈非慾習未斷妄認幻軀自生愛見而然耶

贊曰

人之愛己 甚於璫璣 人之愛子 亦如予乎 推其所愛 他莫不如 奚獨殘忍 肆其侵漁 美人寶玉 幾覆漢車 助人為非

傳曰一本云教人為非大抵皆是成人之惡不能導人以善不聞佛之言手佛言說法教化名為法施能令眾生出於聞道以是因緣於未來世得七種報一者眾生聞法頓除嗔恚我於來世得成上色二者眾生聞法慈心不殺我於來世得壽命長三者眾生聞法不盜他財我於來世多饒財寶四者眾生聞法開心樂施我於來世身得大力五者眾生聞法癡指頓除我於來世得無礙辯六者眾生聞法信心不惑我於來世信心明了七者眾生聞法方便隨順我於來世得菩提道然則導人以善豈不愈於助人為非乎請為各舉一事庶皆知戒元豐間李之純凡三任為成都漕仁民愛物蜀人安之按察之餘尤留意於掩

骼埋嵩小吏徐熙本眉人頗知為善之純專以委之熙亦身任其責一日市西金花街百姓有王彬者以病入冥司見朱紫數官聚廳而坐召熙前曰適天待下李之純以葬枯骨有功更與知成都府一任汝以

主行文書有力賜汝一子及第汝為誠懇人必汝信歸可宣言庶皆知勸元祐三年李之純果加實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徐熙有子名適亦於其年李常寧榜下登第此即助人為善而亦獲其報者也政和間有旨大修西內時王琦為轉運以科擢罷職詔起徽猷宋昇為都轉運俾主其事昇用意太過大索牛骨灰用塗宮壁貴令光潤然下令太峻民至殺牛馬發塚取骨以應尚猶不足時孫既韓容皆為幕屬既不喜其事引疾罷去谷獨建議請發城外五代時十數叢塚以足用宜和間既忽暴卒至泰山所見一門榜曰清夷史以鐵叉逼令供滅族狀既曰某當初正以此罷恐誤耳俄見數鬼引出二囚皆大枷鐵杻各有

一鬼從傍以鐵扇揮擊鼻皆鐵釘流血被體視之乃瑯界也一辯乃伏既臨出則容亦追至更復以鐵叉逼令供滅族狀容曰我固有罪父祖何辜若令舉族皆滅不亦過乎俄聞殿上曰只令供房絕狀既還言之未幾容之一房果皆死盡此即助人為非而立獲其報者也然則助人為非是可為乎

贊曰 佐獲得嘗 佐關得傷 善惡以類 人事之常 助傑為虐 同底滅亡 抱薪于火 沃沸以湯 灼爛之禍 如券取償 逞志作威

傳曰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公之此言真寡悔之大法也愚愛其言故特取之以為逞志作威者戒逞志作威後不悔乎昔何深以錄事參軍提舉

梓州路常平倉所至暴橫擄捷吏民以立威吏民畏感竄匿無地甚至氣陵提轉直出其上每牒州縣必云未得官司指揮其提轉文牒不得施行運副李棟判官陳允與之議事不合輒叱罵之知州自事必下馬於門外循廊而進往往已近座榻尚猶不起又欲廢廣安軍衆議以旁去他郡甚遠不可廢都官有張辟方者得其父集賢校理何涉所撰鼓角樓記其中具言不可廢因以呈之浹曰凡事當從公議此何足憑李棟等因奏其狀詔罷本任既罷公路奏棟等事無所不道及至京師下開封府鞫問浹索紙萬幅以答狀府司如數與之既而每幅但大劃一字竟坐上書不實有四事皆屬妄誕獄具奪官當此之時浹不悔乎惜其不知逞志作威天所不許昔杜荀鶴未顯時夢一僧戒曰汝必得君若逞志作威則必死矣及梁祖開國荀鶴乃恬寵肆暴且謀殺素不悅者事未及行忽夢一神叱曰汝豈忘神僧之言乎帝將罪汝

未幾果卒

贊曰

威如之吉

本於反身

有威可畏

儀度是循

望之儼然

自可服人

嚴其在己

非以虐民

無有作威

書戒爾臣

辱人求勝

傳曰按藏教佛在世時人有以行車為業者家養二牛一牛生子其角長廣名曰長角一牛生子充頭無角名曰充頭一日因行車適與一行車者值因各誇其牛壯遂請以牛賭上峻坡既而充頭進步稍遲其主怒罵曰充頭畜生何不速行充頭忿然眦赤愈更放緩由是遂輸蓋忿其眾辱之也嗚呼畜生尚爾况於人乎當知辱人求勝誠不可也昔邵陵王綸鎮郢服吳規為之客適張纘出鎮湘東綸餞于郊規亦與坐時纘方貴意頗輕規忽舉杯屬規曰吳規奉慶汝今日得與此宴規大怒即起歸其子翁孺聞而為之氣結而卒規悼兒憤

續俄亦不起其妻不勝忿怒尋亦殞命時人為之曰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然則人可辱乎徽州婺源縣有俞彥輔者平生使氣凌轡鄉里凡田宅有便於己者必以街吞之至老尚不知悔紹興壬戌忽大病

病中屢作馬嘶久之手足皆化為蹄數日遂死孰謂辱人求勝為無害乎惜人錯見但知以勝人為強不知勝人非強而自勝為強不聞老子所謂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之說乎

贊曰

人或受辱

攘臂相睨

匪臨以威

則托以勢

怒不敢言

蓋有所制

威去勢窮

靡不反噬

一能勝予

禹心惕厲

敗人苗稼

傳曰敗人苗稼此特田夫野獮所為固無足道請以前輩務農重穀講究水利一二美事言之庶幾後之臨民者皆知則效高通議賦知唐州土曠人寡歷五代至本朝

領縣四戶六百五十有五公至相視田原知其可耕所不至者人力耳於是大募兩河流民計口受田增戶一萬一千三百八十有一給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有八乃至山林蕪莽之地悉變為良田張學士綸為江淮發運副使疏五渠導太湖以灌民田復歲租米者六十萬斛許司封遂知興元大修山河堰溉民田者四萬餘頃魯冀州有開初知確山興廢陂以灌民田者已數千頃程修撰師孟知石州凡汾晉諸州山谷有水可以灌民田者悉相其地醜而為渠關田凡一千餘頃許公規知丹陽適大旱公冒禁浚練湖以救民田歲大穫者一萬餘頃練湖冒浚者死陳諫議省華初知櫟陽邑有鄭白渠可以引水灌民田久為隣邑疆占公至陳本末申諸司由是壅遏之弊一旦盡去水利均及灌民田者一千餘頃王刑部濟初主龍溪簿縣有陂塘綿亘數十里先為大姓輸課而獨專其利公至悉奪以灌民田由是一邑無愆亢

之患由待制時中初主寧陵簿邑有古河歲久湮廢公至請發卒疏導以灌民田由是一邑之田盡成沃壤

贊曰

不稼取禾 詩諷其上 地惟不食

昔人乃葬 孰奪農時 民無蓋藏

孰剝民力 使不得養 害及養人

天必降喪

破人婚姻

傳曰禮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則婚姻

之道可謂大矣其可破乎或破之未合之

前或破之既合之後皆為破也恩愛殺人

甚於挺刃孰謂為無害乎昔鄭和中少時

與王氏女結婚婚無何父卒家道漸微女家

遂有休親之意其兄王固為萬州推官實

主其義然迫於公論不得已復令就婚生

一子偶不育因遂隔絕和中不復使歸王

氏數遺以衣服固輒罪其送者和中由是

益怒憤遂感心疾而卒主氏女一夕夢和

中告曰吾已訴之陰司見已送衢州東獄

追人根勸時王氏女已改嫁陸嵩為妻嵩

時為齊州教授月餘固死凡當時與奪親

之議者無不皆死惟王氏女實無背夫之

意故得獨存其後王固之子娶徐氏僅二

年亦為女家所奪非其報歟恭倅楊絃怒

其婿姚拱不學無術遣之使歸拱求與妻

別亦不許女怨憤遂感疾而卒絃命殯于

僧舍婿至殯所門鎖自掣扇亦自開其母

聞之不勝感愴數日遂卒後十餘年絃至

殯所亦暴卒然則破人婚姻是可為乎

贊曰 齊女不娶 終以失國 子哲委禽

幾於漁色 夫婦大倫 相配以德

孰間其成 胥讒作慝 百世之祀

一語之賊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五